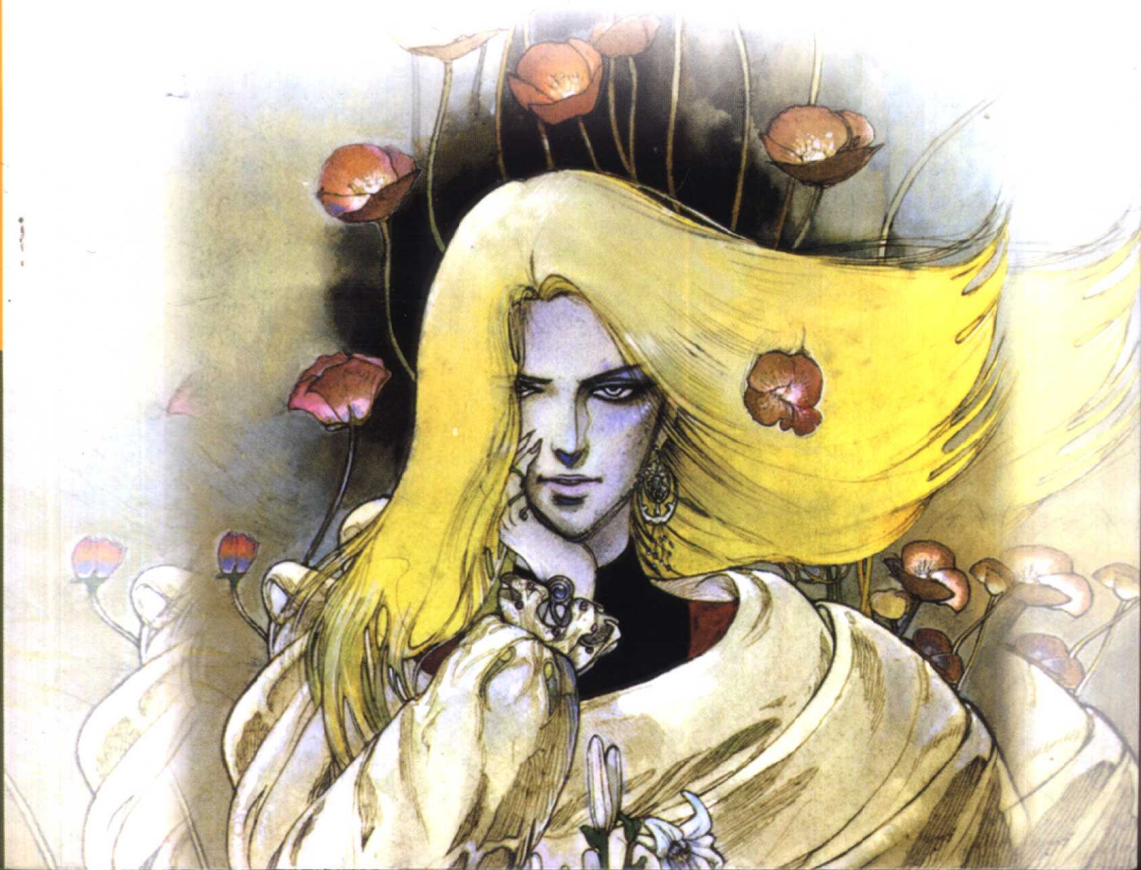


WOGU DE QINGSHU

葛红兵 / 主编

我的情书

新世纪网络小说精选 · 情感卷



WOGU DE QINGSHU

我们的情书

新世纪网络小说精选 · 情感卷

主编 / 葛红兵

中国文联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哥的情书: 情感卷/葛红兵主编. - 北京: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3.9
(新世纪网络小说精选文丛)

ISBN 7-5059-4387-1

I. 我… II. 葛…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1899 号

书 名	我哥的情书——新世纪网络小说精选文丛
主 编	葛红兵
出 版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 行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 (010-65389152)
地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02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薛燕平
责任印制	李寒江
印 刷	北京地质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字 数	266 千字
印 张	11.625
插 页	2 页
版 次	2003 年 9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8000 册
书 号	ISBN 7-5059-4387-1/I·3415
定 价	22.80 元

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

欢迎惠顾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http://www.CFLACP.com>

自由的文字嬉戏

——《新世纪·中国网络小说精选》序言

我始终相信文学在终极上是游戏的,从理想的角度讲,它不是出于义务,也不应是出于义愤,不是为了宣告,也不是为了呼号,而仅仅是出于人之为人先天的表达的欲望、解释的欲望、展布的欲望。

从这个理由出发,我非常喜欢网络文学,喜欢那些没有经过编辑审查和砍削,没有经过纸面排版的挤压和变形,性灵的、无目的的,甚至没有责任感的文字。这些文字许多是匿名的,有的虽然署名,但是署的是诸如 3721、瞎子这样的艺名,实际上也等于没有署名。

因为这些文学作品的匿名,我们会发现,网络文学作品,他们和纸面文学作品的区别。它们大多没有什么文以载道的宏大动机,它们大多是游戏之作,体现了一种真正的游戏的姿态。如果我们相信这个世界的未来不是我们今天的必然王国,而是自由王国,相信在自由王国里,人们只是出于自由个性的发挥而自由地从事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人人都将是艺术家、文学家的话,那么,我们会发现,网络文学的出现将经典著作家的预想大大地提前实现了。

这里发表的阵地几乎是无限的,它不受纸面刊物版面的限

制;这里发表的方式是自由的,它不受编审的约束;这里发表的目的是单一的,仅仅是发表本身这个事件而已,它几乎是无目的的,它应验了康德老人关于审美无功利的伟大理论构想。的确,那些近乎匿名的网络文学作者,对于他们的作品几乎是没有什么目的的,他们大多不是出于成名成家的冲动,不是出于对世界的责任感、义务感,而是出于单纯的爱好。这就够了。

多年前,我读书的时候,曾经碰到一位来自韩国的留学生师姐,她说她跨海飘洋来中国学习美学,仅仅是为了回国后在家里更好地插花,将家庭布置得更艺术。当时,我为她的志向如此“藐小”嘲笑了她。然而,现在回想起来,我却为当初的嘲笑感到后悔不已。如果一个社会它的物质文明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它允许我们不是出于生计的目的,允许我们不是出于社会的外在压力读硕士、博士,学习美学仅仅是出于将生活过得更加艺术、更加审美,这难道不是更加符合人性吗?从这个角度,我认为,出于责任而写作的文学实际上比出于游戏而写作的文学处于更低级的人类生活的环节上。

让我们将网络文学从现阶段的历史背景中抽离出来,让我们姑且这样浪漫地认识网络文学吧,因为在这片土地上沉重的东西太多,而游戏的机会太少。

由此,我想网络文学它所依据的规则和纸面文学刊物是完全不同的。它为什么需要稿费,它本身应当是反稿费的产物。要稿费,就一定会有人为稿费给谁、给多少而操心费力,这就不是网络文学了。另外,网络文学也不一定需要什么“伟大作家”。如果,网络文学和纸面文学一样,成了“伟人”的天下,那我们就不需要网络文学了,我们拥有纸面刊物就足够了,网络文学就是专门为俗人、凡人准备的精神餐点,它就应当有点儿漫不经心,有点儿随

心所欲,有点儿不顾章法,有点儿不上(纸面刊物的)路子。说来说去,其实只有一句话,那就是它和当今的主流纸面媒体就应当是有区别的。否则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网上的作品正在流传,通过电子邮件,通过网络文学刊物,通过 BBS 等等,他们的传播速度以及广度是那些发行量大多在 3000 册至 10000 册的纸面文学刊物所无法比拟的。我们不必为它担心,不必保护它,也不必摧毁它,让它自由自在地发展好了。有些事情,我想自然的最好。当它处于自然状态时可能也就是最好的时候,当我们突然特别关心起它的时候,说不定就是它遭殃的时候。

葛红兵

目 录

自由的文字嬉戏 / 1
让孤独发出声音 / 1
最后的战役 / 18
绝望的尝试 / 30
冰雹 / 43
激情时代 / 73
蔷薇之恋 / 90
大雁飞过 / 120
生活摄影 / 132
我哥的情书 / 165
骚扰行动 / 167
爱我,何必问我姓什么? / 184
因为爱,所以舍得 / 208
飞 / 231
后海不是海 / 250
怎样证明永恒的爱情 / 266
处女 / 280
青春恰可以让我迷惑 / 295
在那儿的,是你吗 / 306
那时花开 / 322
阳台上的女人 / 346

让孤独发出声音

钟 钟

题记：孤独加孤独有时是不孤独，有时是更孤独

—

1

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音乐从音箱中缓缓流出，泻在了整座茶坊里。

李默坐在吧台后面，焦灼地等待着顾客的光临。整个下午没有做成过一笔生意。

茶坊市口虽不错，只是附近已经有两三家茶室了，竞争比较激烈。

李默自我安慰道：因为刚开张的缘故，没有什么人知晓这座茶坊，时间长了，生意自然会来。另一方面，现在是春天，到了夏天，孵空调喝饮料的人会多起来，生意会火爆得应付不过来。

茶坊有三开间的门面，在市面上不算大，也不算小，全部是竹木装修。对着吧台的进门处，是一台吊挂着的大彩电。吧台顶端，供着金黄色的财神菩萨，菩萨前是两支电子的长明蜡烛，蜡烛中间是一只香炉，每天点上两支香，让空气里有点好闻的味道。吧台后面是一座玻璃壁橱，分成横竖一格一格的，最上层是大瓶

装的木瓜粉、哈密瓜粉、咖啡粉、椰子粉等,用来冲奶茶,小瓶装的直接放在吧台下面触手可及的位置;下面一层是瓶罐装的绿茶,龙井,毛峰等茶叶,边上是玫瑰花,茉莉花等花茶;再下面一层是红的西瓜汁,草莓汁,绿的薄荷汁,黄的柳橙汁等果茶,边上是摩卡,哥伦比亚等咖啡豆,可以做香浓的现磨咖啡,再下一层是大瓶的雪碧,可乐,最底下的是瓜子,开心果之类的消闲小食。玻璃柜后面衬着一面贴壁大镜子,因此,见到的瓶瓶罐罐是里外两重叠影,看着这些,让人有一种温馨的殷实的感觉。

六十几平方米的房间被隔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四人座二人座的方桌六七张,另一部分被隔成上下两间,楼梯往上去的部分放了五张圆桌,楼梯往下去是车厢式座位的地下室,百页窗紧密地拉着,是情人们的好去处。

地下室的创意,正是李默的情人云帆出的主意。这座茶坊是云帆送给她的礼物,是他们俩之间的关系的一个交待。

云帆是一个负责任的男人,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也是一个好情人,他是一个完美的几乎没有缺点的男人。他事业成功,家财万贯,虽然从没有人向他打探过他到底身价几何,单看他花了三十几万买下这座茶坊时,连眉头都没有皱一皱的表情,就知道他至少有上千万的资产,这座茶坊不过是拔了牛身上的一根汗毛。当李默试探性地问他,我现在什么都不缺,就缺一辆轿车时,他笑着说:“你要车做什么呢?你从家里开车到茶坊只要五分钟,找地方停车倒要十分钟。”李默撒娇道:“人家不过是跟你开玩笑的吗,你急什么?这座茶室已是让我消受不起的大礼了,我都不知道怎么还你的情了。”他说:“你知道的,你知道怎么让我满意的。”

云帆虽然讨厌他的患了精神分裂症的妻子,但他不能离开她

娶李默为妻,所以李默只能做他的情人,她在性方面与他很和谐,但李默不是生而愿做情妇的人,她才25岁,为了所谓的爱,她还可以混个几年,再找个好人把自己给嫁了。

云帆在新婚之夜才知道,他不该娶了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在幼年时期受到过同母异父哥哥的性侵犯,对性有一种不同于常人的嫌恶感。那时候不时兴离婚,离婚被看作离经叛道,等离婚时代到来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患了轻微的精神分裂症,于法于理,他都不能抛弃他的妻子。就算他一纸诉状告到法院,法院也不会判决他离婚的,他是明白人,他只能把全部的精力投入生意场中,等他遇见了李默,厌倦了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时,他已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

各种各样的车在马路上相向行驶,在茶坊门前组成流动的夜景。耳边回绕着理查德·克莱德曼那熟悉得令人有些生厌的音乐。

因为没有生意,那叫刘花的外来妹服务员,在茶坊中间狭窄的过廊里焦躁地走来走去。

李默对刘花说:“你在我面前走来走去,让我厌烦,今天可能要吃白板了,你回家休息算了。”

刘花说:“这样不太好吧,老板娘,万一来了生意,只怕你一个人应付不了。”

“就算来了点顾客,我一个人也足够应付了,回去吧!工资照算。”

有了这最末一句话,刘花放心地离去了。

当理查德·克莱德曼的钢琴音乐《秋日的私语》第三遍响起来的时候,有个歪脖子年轻人推开玻璃门,朝里张了张。李默从吧台后面出来,迎上前去,那人见店里没人,朝她眨巴了几下眼,关

上门头也不回地走了。开店做生意就是这样，越是没有人气，越是没有人进来，许多人连正眼都不看一眼就走过去了。

李默守着冷冷清清的店铺。

当初开茶坊是为了让人们有个说说话，打打牌的消磨时光的地方，现在不但没有人进来说话，就连李默自己想找人说话也找不到一个人。想出去逛街，不能离开店面，想打电话找女友来陪伴，女友成家的成家，谈恋爱的谈恋爱。

最后一次与云帆见面是三个月前的一天，他开车带着李默向上家一次性地付清了购买店铺的三十万元，一次性付清款项可以优惠，并且可以让李默放心，不用担心后期资金是否到位。后来店铺的装潢，水电空调的安装都是云帆的副总帮李默安排妥当的，那位副总很奇怪云帆会对这种小生意感兴趣，要开也应该开一家饭店，许多生意都是在餐桌上做成的。他不便多问，总经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只要不违法乱纪即可。做生意所需的茶叶，奶茶粉自然是李默自己采购的。

从此，云帆就像是失踪了一般，一会儿到北京去，一会儿到海南去，又一会儿飞美国。起初还有一些电话来，最近三个星期一个电话也没来过。李默不但快要忘记他的容貌了，就连他的声音也快要忘了。李默是一个胆怯的人，有几次打电话给他，都被他挂了，虽然事后他都作了解释，说他正在跟人谈重要事情，不知道对她说什么话好，他既是要面子又是装不来假的人，尴尬尴尬的反倒不好。她是一个识大体懂事情的人，怕影响他的生意就不再打手机给他了，她基本上就处于期待的状态，她是一直都有空的，随便他什么时候来找她，她都可以接纳他，一切都取决于他是否方便。他是一个大忙人，有一家上海滩音响界数一数二的音响公司，是美国皇后音箱的中国总代理，美国方面见他的生意蒸蒸日上。

上,进口的价格要上扬,他可能是去谈音箱的价格问题了,这可是一个大问题,解决得不好要少赚许多钱。他对她解释过的,她也非常的明白,她嘴上说没关系,你放心地去好了,心里是很不乐意的,很没劲的,她知道他比她更没劲,但谁都拿谁没有办法的,还是一个字,熬,慢慢地熬吧!只因为她迷恋他的健康、阳光与和谐,这些都是她身上不具备的,她柔弱、阴暗和颓废。

寂寞的时候,很想拖个随便什么陌生人进来,对他或者她说:现在免费供应饮料,你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只要跟我说说话即可。人家一定以为她是疯了,所以她没有付诸实践。

李默暗暗定下规矩,如果十二点再没有客人来,就关门打烊。

二

王震东炒完了最后一个菜,看了看手表,晚上七点了,妻子还没有下班。妻子是张江高科技园区一家三资企业的财务主管。刚升职没有几天,就在家中飞扬跋扈起来了,常常威胁王震东要跟他离婚:你瞧你这名字起的,震东震东的,不要说震惊东方了,我们这幢房子里有几个知道你的名字,知道你是个写书匠?我对你的要求并不高,你只要每个月给我挣个两三千的家用开销,我就很满意了。

王震东什么也答不上来,名字是父母起的,他不能因为出了名就去改名字。只怪自己没有别的本事,只会写字,没有本事赚钱,况且是写那种稿费最低的纯小说的文字。人们的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看小说的人越来越少,就算是看小说也是要看名家作品,不会读他这种无名之辈的小说,长篇小说虽然已经出版了三四部了,销路并不是很好,出版社没有叫他自费一部分,已经是对

他很客气了。也不知道书商是否会对他隐瞒书籍的销量。在杂志上发表小说,杂志社老是拖欠他的稿费,期刊销路不好,杂志社都在勉力撑持。有一位女编辑对他说:你最好把给我们杂志投过稿的事情给忘了,过了半年当你收到稿费时,你会认为天上掉下一笔钱来,那样你就不会生气而是意外惊喜了。他被这位女编辑逗笑了,就连一家效益良好的大报也拖欠着他一笔稿费,已经三个月了,他的拧脾气上来了,非打电话过去问个水落石出不可,最主要是同一座城市电话费是市话费而不是长途费。他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打过去,先是问编辑,编辑说稿费已发,可能在邮路上,你再等等。过了几天,再打电话去问,编辑说我已经发了,你去问财务部,电话打到财务部,财务部说:发稿费工作量巨大,你再等等,又过了几天,再打过去问,财务部的人说地址到底对不对,他当即把地址报了过去,财务部说地址是对的,那为什么呢?财务部的人说:已经发了啊,你再等等,可能是在邮路上呢,若是再等不到,我帮你查,或者我给你复印一份凭据,你自己去邮局查。最后一个电话中说,邮局收到稿费会给我们一个签收单,可是为什么我查不到这张签收单呢?等明天邮局里的人来了,我帮你再问一问。二十几个电话打下来,三分之一的稿费已经去掉了,再打下去不见得有效果,不打造成了既成损失。近几个月特别不顺,六七家杂志拖欠着稿费。

王震东老半天才死板板地答了一句:“你打算怎么办呢?”

“怎么办?你说呢?”

“我再勤奋一些。”

“勤奋,勤奋,你就知道瞎勤奋,这有什么用呢?”

“你五年前嫁我的时候,我就已经是一个作家了,又不是现在刚改行成为作家的。”

“当初我犯了一个错误，现在就只能一错再错吗？就不允许人改正错误了吗？”

“你直接了当说好了，想离婚就直说好了，不必跟我拐弯抹角兜圈子。”

“我懒得理你。”

俩人这才噤了声。

妻子下班越来越迟了，从原来的六点到现在的七点，到今天的八点到了，还没下班，王震东懒得去过问她的事，俩人说话就是争吵，不争吵的时候就是一句话都不说，各做各的事。这种日子下去有什么意思，谁想离婚就离好了，反正没有孩子。

王震东独自一人索然无味地吃了晚饭，坐在电脑前打一部中篇小说的结尾，打完结尾修改润色一下，就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寄出去了。没打几行，想像的翅膀就因为心绪烦乱被粘住了。还是先收收信，看有没有什么编辑的约稿信再说，有一封携带附件的不明邮件说：请打开这封美丽的信，会给你带来意外的惊喜，会有什么惊喜呢？

当他打开信件时，电脑就死机了，重新启动时，再也见不到优美的蓝天白云了。他这才知道刚才那封邮件是病毒邮件，有个喜欢他作品的精通电脑的读者曾经告诉过他，让他千万不要打开不明邮件，直到事情发生了，他才想起那个读者的忠告，已是晚了，他无计可施，关了电脑。

他只好看书打发晚上的时间了。

十点钟的时候，妻子疲惫地回家了，可能是加班吧，他没有指责她，她虎着个脸，恐怕还记着昨天晚上俩人的吵架。

他无可奈何地问她：“我要怎样才能让你不生气了昵？”

她冷冷地指责他：“厨房油烟机的灯坏了三个月都没修，看看

你都为这个家做了些什么!”他立即去修理。

他再找她说话,她又批评他:“夏天马上就要到了,可纱窗什么的都还没有装,你想叫蚊子咬死我吗?”

他又忙了一小时,把纱窗全部找出来,洗净,晾干,装好。

可她还是不依不饶:“打印机的电缆线从来就没有插口,每次都要把插线板接过来接过去。总有一天,我会被电死的。”

他又折腾了一个小时,把线拉好了。

他在做那些事的时候,她在计算一叠财务报表的数据,等他全部搞完了,她还是没有罢休的意思,她打定主意就是要让他尝尝不顺从她的苦头。

她一个人侧着身子往床里边睡着。如果是往日,他总跟她开玩笑:“别把墙挤倒了。”可那天他只是很伤心地一遍遍叫着她的名字,而她佯装没有听见。

突然,他一把将她的身子扳住。她拼命抵抗,但他的手指像钢筋般箍住了她。她被扳了过来,只好气恼地瞪着他。

“要怎么样你才肯说话?”他盯着她问。

“放开我!”她大声地叫。

“我把你宠坏了。今天要让你懂得尊重一个男人。”他动作敏捷地翻身压到她身上。她奋力挣扎,但她很快发现那是无济于事的。她的气力与他比起来堪称螳臂挡车。

“认输吧。”他盯着她说。

“决不!”她气咻咻地说,“我恨你。”

“你会爱我的。”他游刃有余地松开了她的睡衣。

“我要告你强暴我。”她绝望地叫道,又羞又恼。第一次发现自己在不再听话的他面前简直无能为力。同时她暗暗感到吃惊——这是她和他相识相爱八年来第一次领略到的力量——一个

男人的力量。在这之前,他一直对她温柔体贴,呵护有加。这个发现让她的身体漾过一种女人的潜意识中被掳掠、被征服的快感与敬畏。她突然觉得:尽管全世界都在宣扬“男女平等”,事实上男女是绝对不平等的,至少在力气上是不平等的,但是她不打算屈服于这样的不平等,尽管屈服比不屈服要愉快得多,她是铁了心要离婚的。

她发誓不肯认输,不作出反应,也不再说话。她要让他自讨没趣,知难而退。他想挥拳打她,最终发现找不到理由,他作为男人的尊严彻底地丧失了,他披上夹克衫,离开了家。

三

9

十二点还差五分,李默准备关了音响,披上外套,拿挂在吧台下面小钩子上的钥匙,关门打烊。

一个长相平庸的男人,犹豫不决地推开了写有“推”字的玻璃门,他就是王震东。他经过了饭店、舞厅、酒吧才来到街拐角的这座茶坊,就算他口袋里有钱,他也不想去那些地方,他觉得他与那儿的环境气氛格格不入,他更受不了那些地方的人成双成对的。

哦,今天总算可以不吃白板了,李默寥落的心绪活泛起来,迎上前去,露出职业性的笑容:“先生,一位?”

王震东没有说话,点了点头,四处张望了一下,想找一个合适的座位。

“请随便坐,”她说。

他上了楼梯靠马路一边的座位上。李默拿了塑封的酒水单递过去,请他点茶,他看也不看,推过酒水单,说:“来一杯酒,随便什么酒。”

“我这儿没有酒，只有茶。”

“那就来杯绿茶好了。”

李默回到吧台时，打量后面的玻璃壁架，架子角落有两瓶小瓶装的喜力啤酒，有一次云帆说要来，她买了给他预备着的，临了他有事又没来，她是不爱喝啤酒的，苦苦的酸酸的。

她把两瓶酒和一只高脚玻璃杯端了过去，给他倒了一杯，他和蔼地对她笑了笑：“酒，又变出来了？”

从李默的位置看过去，视线被饰有彩灯的装饰树挡住了，从绿叶的缝隙，只见到男人的后脑勺，隐约可见，他捧着酒杯并不喝，心事重重地望着窗玻璃外面，老半天才喝了一口酒，问她一句：“你什么时候打烊？”

“凌晨三点，”

“不通宵么？”

“现在是淡季，到了夏天准备开通宵。”

李默把音响功放的音量开得大了一点，她不想答理这位先生，可她想不起来她在哪儿见过这个人，一幅画？公交车上的人？朋友晚宴上一位客人？她确实是在哪儿见过这个人的，是在哪儿呢？她借着拿走一只空酒瓶的机会走过去，仔细地从头到脚打量这个男人，他已经脱了灰色的夹克衫外套，穿一件灰色的衬衫，他的脸也是灰白的，茫然无助地望着玻璃窗外流动的车景。

夜色渐浓，后半夜了，路灯依然清澈地亮着，行人老半天看不见一个，公交车没了影，偶尔开过一辆，车里也没有几个人。轿车比前半夜更为稀少，更加飞速地在马路上疾驰而过。

有一霎那，她与他一样想着：夜深了，这些坐在各式各样车里的人是到哪儿去呢？是回家吗？

王震东几杯啤酒下肚，就有了尿意，他起身向茶坊角落里的